

深圳新锐小说文库

主编 杨争光

鸡鸭小心

郭建勋 /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深圳新锐小说文库

主编 杨争光

总策划 邓一光 尹昌龙

鸡鸭小心

郭建勋 /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鸡鸭小心 / 郭建勋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6. 1

(深圳新锐小说文库)

ISBN 978-7-5507-1515-8

I. ①鸡… II. ①郭…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0343号

鸡鸭小心

Jiya Xiaoxin

出 品 人: 聂雄前

书稿统筹: 于爱成

责任编辑: 涂 俏 蒋鸿雁

责任校对: 刘发明

责任技编: 蔡梅琴 梁立新

装帧设计: 李松璋书籍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 (批发) 83460397 (邮购)

排版制作: 深圳市思成致远创意文化有限公司 0755-82537697

印 刷: 深圳市顺帆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

定 价: 29.8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3

目 录

回家过年·····	001
面·····	023
暖 味·····	047
树·····	065
退 保·····	078
斩断黄河水不流·····	090
饥饿时代·····	109
鸡鸭小心·····	151
台 风·····	189
继续深刻·····	245
相关评价·····	275
后 记·····	277

回家过年

在去客人房间的走廊上，马艳气鼓鼓地对阿丽说：

“今年真是活见鬼了！”

阿丽笑了笑说：“不是金融海啸吗？”

“金融海啸是什么鬼东西？害得我回个家也这样难，日子都定好了，又得往后推。你倒好啊，明天大姨妈就来了，可以回家了。”

金融海啸这词儿是前几天阿丽听陈哥说的。陈哥是阿丽的客人。这两个多月，陈哥两天来一次，就指定要阿丽。阿丽上钟了，他也会等。阿丽很漂亮，功夫也不错，但陈哥非得等她倒并非为做那个事。直说了吧，陈哥不行了。陈哥四十来岁，正是狼的年纪。场子里的姐妹最怕的就是这个年纪的男人，一个个拼狠凑猛，脾气臭，花样多，往死里折腾，一个钟两个小时下来，要脱身皮，小死一道。但偏偏这个年纪的客人最多，都混得冒了点小泡，要么有点

钱，要么有点权，家里的女人又走下坡路了，看一眼都起鸡皮疙瘩，所以就饿猫似的四处窜。

陈哥第一次来，把碧玉馆闹得炸开了锅。碧玉馆就是阿丽上班的这个场子，很好的名字。妈咪带了一拨女孩子上去了，环肥燕瘦的。陈哥吊个二郎腿半小心躺着，一只手撑在床上，一只手拿着烟，瞄了一眼，就把烟头重重地摔在地上，盯着妈咪：

“就这些？”

妈咪屁溜溜地捡了烟屁股插到烟灰缸里，一迭声地笑：

“大把多，大把多。”

第二拨上了，第三拨上了，都让陈哥像赶苍蝇似的赶走了，妈咪一脑门子的汗：

“这位大哥……”

“是不是没了？我走了。”

妈咪碎笑：“有有有。大哥，你告诉我，喜欢哪个类型的？”

“温柔点——”

妈咪拍了一下大腿：“淑女型的。大哥，你怎么不早说？六十八号，六十八号包你满意。”

六十八号就是阿丽。阿丽那时刚下钟，客人正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家伙，剃个光头却留了胡子，脱了衣服，黑炭一样，一身的膘，胸口上一绺毛一直垂到肚脐眼。阿丽的屁眼猛地缩紧了，脸上却是柔柔的笑：

“老板，你好像火风耶。”

“老子不是火风，是火牛。”

把火牛送到电梯口走了，像终于从榨油机里爬出来，阿丽一下子奄了，浑身的零部件都散了架，头昏脑涨胸闷腹痛脚打哆，两颗泪珠哗地流了出来。正拭着泪呢，妈咪豹子似的蹿过来拽住了她的

胳膊：

“还磨蹭个鬼？快点快点。”

阿丽的泪如线一样地掉：“我……”

“别他妈给我哭丧，快点去准备，砸了我的牌子，有你好瞧的！”

阿丽一进休息间，看到姐妹们扎成堆儿在那里喋喋不休，就明白了等着她的又是一位难缠的主，腿一软，几乎栽倒在地上。妈咪脸都气绿了，跳起来骂：

“我看他妈谁敢再吱一声？叽叽喳喳的，一群八婆。我就说过，叫你们学学68，文静一点，温柔一点，害羞一点。”

阿丽补好了妆，鼻子一酸，禁不住又掉了一颗泪。顺英过来拭了阿丽的泪，轻轻地抚了抚阿丽的臂，笑了笑：

“没事的，去吧，为了钱。”

妈咪眯顺英一眼。碧玉馆是出过一桩大事的，两年前，一个客人把个姐妹捅死了，割掉了她两个乳房，还把洗发水瓶塞进了下面。那客人是来报复的，好像是四川的吧，他带了青梅竹马的未婚妻来打工，他做保安，未婚妻是拉妹。没做多久，未婚妻在他眼皮底下不翼而飞了。小伙子上穷碧落黄泉地找，没找着，有人告诉他，女孩做小姐了。从此，他就怀了恨，要杀掉天下的小姐。刑侦人员在他的租房里找到了本日记本。日记本是保安执勤手册改做的，贴了一个封皮，上面写着“杀人日记”四个字，右下角画了一个古代仕女图，仕女的脸是他未婚妻的。杀碧玉馆这个女孩之前，他已经杀了三个了，日记本里详详细细，图文并茂，像连环画，左边是文字，右边是配图。小伙子的梦想是做画家。

这事发生后，公安搞了专项行动，抓了人，也罚了款，碧玉馆等一批场子关了门。专项行动嘛，也就块砖那么长时间，不久，全

照常营业了。而碧玉馆是第一家照常的，可见老板能量不小。这事除了妈咪、顺英等几个老人知道外，现在没几个人知道了。阿丽当然不知道，自然也不明白妈咪为什么贴顺英的眼睛，当下朝顺英笑了笑，硬了脖子，跟着妈咪走了。

还真不出妈咪所料，陈哥果然留了阿丽。一进门，阿丽瞄了陈哥一眼，剩下的一魂又丢了半魂，除了没留胡子，几乎跟那个火牛是表兄表弟。陈哥剃的是寸头，更冷飕飕的。下意识的，阿丽抓了一下妈咪的手，眼睛扑闪着避了，低了头，红了脸。

成了少女之后，阿丽就喜欢脸红。第一次见妈咪，妈咪只说了句“干这个就是天天跟不同的男人睡觉哦”，阿丽的脸就红了，妈咪火了：

“哪来的哪里去！”

但也真是奇怪，喜欢脸红的阿丽就在妈咪手里过了一关又一关，先是五千块钱让人开了苞，后是接受了一个月的专门培训，最后就是妈咪说的“天天跟不同的男人睡觉了”。一路做来，一路脸红，至今仍是。所以，好些姐妹们都说阿丽是装的，但阿丽真的不是装的。不过，客人倒不管这些，不管你的脸红是装的也好，真的也好，他们一律喜欢。果然，陈丽的脸红更让陈哥上了心，刀一样的目光里有了笑意。

那天晚上，陈哥连衣服也没叫阿丽脱，两个人就躺着聊天，更准确的说法是，陈哥说，阿丽听。陈哥说他来深圳后的事。在正式说那些事之前，陈哥向阿丽介绍了自己，他是个五金厂的老板，还拿了张名片给阿丽。陈哥笑呵呵地说：

“报纸上说，一些人专门甜言蜜语骗小姐，骗出去之后抢劫。你是不是怀疑我也是这路货色，我告诉你，我不是，出了这个门，

我是不会联系你的。我就想找个人说说这些年我在深圳的事。”

阿丽笑了笑对陈哥说：“你可以对你老婆说啊。”

陈哥也笑了笑说：“跟老婆能说什么？”

“那可以对你小情人说啊。”

“我没有小情人。”

“那、那可以对朋友说啊。”

陈哥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来，目光便随着腾起的烟飘向天花板，好久，才苦笑着摇了摇头说：

“在深圳混了这么多年，我现在才知道，吃喝的朋友一大把，说知心话的朋友却一个也没有。”

从那天晚上开始，陈哥就对阿丽说自己来深圳的故事。他的记忆力真好，将近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仍记得清清楚楚，连月份、日期，甚至上午还是下午也不会错。他也说得很慢，似乎不想漏掉每一个细节。比方说，从老家坐车到深圳的第一天，他就说了将近一个小时，刚下车，一摸钱包丢了，是如何的着急；肚子饿得咕咕叫，最后捡了一块人家丢弃的面包吃了，是如何的不好意思；背着个山大的包盲目目的地四处走，太阳是如何的毒；天黑了没地方睡，睡在草地上，蚊子是如何的多；等等。应该说，陈哥很有点讲故事的天赋，讲得像真的一样。比方说，讲到捡面包吃的事时，他站起来比划着：看到了面包，不敢上去捡，决定了去捡又退缩了，一共退缩了三次，最后终于走过去了，又不敢立即捡，先站着，四处瞄，看别人有没有往这边看，确定了没人看，才装着系鞋带的样子蹲了下去，偷偷地把面包放进口袋里，再走到另一个地方掏出来吃。他表演得惟妙惟肖，都要逗得阿丽笑了。她没笑，因为她看到了陈哥的眼睛里有泪光闪烁，于是，她脸上也布了愁云，像融进了他的故事。

大概说了二十来个钟吧，陈哥总算把自己的故事说得差不多了，连贯起来是这样的：他刚来深圳的时候受了很多苦，做过基建、打过零工、卖过甘蔗、擦过鞋，让查过暂住证、被逮去樟木头修过电路，等等，总的一句话，打工能受到的苦他基本上受了个够。就这样混了四年多，东飘西荡，一事无成。后来，他终于进了一个电子厂跑业务，总算找着北了，上了路，第二年，他就成了厂里的业务支柱，每年的提成多达五十万元。赚了五十万的那年，陈哥开了车带了新交的女朋友第一次回了趟老家。娘见到他的第一句是，崽啊，都以为你死在深圳了。赚了第二个五十万后，陈哥就和人合伙办了个电子厂。后来又经历了合伙人撤股、财会卷款潜逃、竞争激烈拉不到单、停产整顿、机器设备被水淹，等等，总的一句话，做老板能遭到的难他基本上遭了个够。直到三年前，才终于走上了正轨，成了一个号称本行业世界第五的大电子厂的供应商。

陈哥在说到自己如何力挫群雄成为那个世界第五的电子厂的供应商的那天晚上，特别的激动，阿丽也为他激动，脸笑得像一朵开了的荷花。这时候的阿丽早已成了陈哥最默契的听众，陈哥悲伤的时候，她比陈哥更悲伤，陈哥高兴的时候，她比陈哥更高兴。看到阿丽莲花一样的脸，陈哥更激动了，这一更激动，陈哥第一次有了那个意思，脸都涨红了，大声地说：

“快快。”

阿丽刚拉了架势，陈哥却不行了，阿丽想尽了办法，都累出了一身汗，还是不行，软塌塌的像截猪肠子。陈哥呼呼地喘着粗气，脸一片煞白：

“半年多了，忽然就——”

金融海啸的事情是上次陈哥对阿丽说起的。那天晚上，陈哥

简单地对阿丽说了近几年的事，比如，读了个MBA，到全世界各地好玩的地方逛了个圈，今年还在老家盖了个希望小学，成了县里的政协委员，等等。看得出来，陈哥对这些东西谈兴不浓，浮光掠影的，一个小时多点就讲完了，末了还用三个字作了总结：没意思。没什么说的了，陈哥忽然说：

“这段你们这里生意好得不得了呀，每次来车都停满了。”

“是的，从来没有这样火爆过。都快过年了，想回家过年都不批，还逼着我们吃药，不让大姨妈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阿丽摇了摇头。陈哥一字一顿地说：

“金融海啸。”

阿丽每天除了上钟就是睡觉，第一次从陈哥嘴里知道了金融海啸这词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过，从陈哥那严肃的表情来看，肯定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当下就愣愣地望着陈哥，脸上的表情比陈哥更严肃。陈哥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总算把金融海啸这事儿说清楚了。大意是美国佬的经济出了问题，像海啸一样波及了全世界，很多工厂企业都不行了。陈哥说了一个比喻：

“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倒全倒。”

阿丽不知道多米诺骨牌，陈哥只好又用另一个比喻：

“麻将牌知道吧？一张张隔点小空挨个儿摆成一排，第一张倒了，全得倒。”

这下，阿丽终于懂了，美国佬不小心把麻将弄倒了，搞得全世界的麻将全倒了。阿丽又不懂了，为什么碧玉馆这块麻将牌就没倒呢？不仅没倒，而且比原来站得更稳了。更不懂的是，刚才听陈哥话里的意思，好像碧玉馆不倒反跟那些麻将牌倒了有很大的关系似的。阿丽蹙了蹙眉，一副思考的样子，这倒平添了一点妩媚。陈哥

看了阿丽一眼，心里起了点潮，但下面仍是波平浪静的，脸上就掠过一丝痛楚的表情。阿丽赶紧不思考了，活了眉眼，把头凑在陈哥的怀里，嗲嗲的：

“阿哥，你说说嘛，金融海啸来了，我们这里为什么就生意火了？”

“为什么？大家破罐子破摔了呗。反正要死，蹦不了几天了，最后快活一把。在这里一快活，天大的事儿都去他妈的！”

阿丽总算全懂了，拐了这么多弯，原来一切都是金融海啸弄的，她的心里倒是暗暗地感激起这个金融海啸来了。当然，她又想，来了就来了，这是好的，但不要来这样猛嘛，姐妹们一个个都累死了。

这两天，阿丽是很想找个时间对好朋友马艳说说金融海啸这个事儿的，但实在太忙了，根本就没时间跟她打照面，现在到客人的房间前了，又没时间说了，等下了钟一定跟马艳好好上一课。她们客人的房间是隔壁，马艳先到，她敛起了脸上的怒容，浮了两梨窝甜甜的笑。马艳有点肥，但肥得美，白白的皮肤欺霜赛雪，人称杨贵妃，她的品牌是颊上两个笑窝，人未笑，窝先笑，两窝满满的艳美，销人魂魄。

门开了，马艳要进去了，进去之前，她回过头来朝阿丽挥了挥手，又嘟了嘟嘴。阿丽也朝她笑了笑，然后敲了门，里面是陈哥。在等陈哥开门的那当儿，阿丽突然有了一个决定，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也得让陈哥做一次。做完这个决定，阿丽的脸红了。

马艳生气是有理由的，她昨天请了假，飞机票都买好了。下午三点半，正在超市购物，妈咪来电话了。她摁了不接。摁键的大拇指还没抬起来，电话又来了。只好接了。妈咪粗着嗓门骂：

“死肥婆，不想混了还是咋的？”

“妈咪，我、我八点钟的飞机……”

妈咪打断了她：“你上去了老娘也把你戳下来。”

马艳不相信妈咪能把飞机戳下来，但她相信妈咪能把她那五千元押金给罚了，所以，乖乖地提了大包小包直接来了。一进来，就用力地把包摔在地上。包破了，里面的糖呀瓜子呀散了一地。一个刚下钟的叫顺英的弯了腰拣了一颗糖，却又扔下来了，鼻子里哼哼：

“文胸穿安莉芳，打麻将一百两百，回家飞机去飞机来，买个糖却是十几块的猪都咬不动的硬糖，这样的人都有！”

马艳正哗啦哗啦地换衣服，也不换了，像个雌豹子一样跳过来，冲到顺英的眼皮底下：

“咋啦咋啦？老娘就这样，老娘留了钱买房养小白脸。”

这话是刺顺英的。顺英是做这行时间最长的，也最能存钱了，这几年在老家重庆买了两套房，准备过了年回去就买车。说养小白脸，那倒是冤枉她了。那男的是她的初恋，读高中的时候谈的，她成绩不好，家里穷，他成绩好，家里也穷。两头留一头，她就跑出来打工了，在一个电子厂没日没夜地做了三年，连买卫生巾的钱都恨不得省了，全寄给他让他读完了大学。大学毕业了，他却提出了分手，说是两人没共同语言。这事落在别人身上早寻死觅活了，顺英没，而是眼睛一闭改了行，一天赚的钱超过了原来一个月赚的。刚开始是在排着队的男人身上找到了泄恨的快感，那戴着眼镜一脸斯文相的小子脱了裤子无非也是个三条腿的男人。这女人也是个奇怪的动物，脱了裤子的男人见到了，心底里居然又怀想起了那个只吻了她一次的眼镜男人。而且，一想，下面就湿。

到重庆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在一家国营企业上班的眼镜谈

了恋爱。顺英尾随了眼镜的女朋友看了个够，越看越生气，矮塌塌的，还有点胖，走路老低着头。顺英真想扯了眼镜好好问一下，这就叫作有共同语言？唯一让她有点自愧不如的是，那女人也戴了副眼镜。她总算明白了，原来戴着眼镜的男人与戴着眼镜的女人才有共同语言。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她到了另一个场子，谎说近视，也配了副眼镜，果然蛮多人说她有气质，进了房第一件事就问，你肯定是个大学生吧。

到重庆买第二套房子的时候，眼镜上班的那个铁桶似的企业开了箍，眼镜下了岗，在街边摆了个麻辣烫。顺英以富婆的身份出现了。顺英后来想，如果那时眼镜像得了软骨瘟一样地缠了过来，那就没有后面的事了，顶多是几夜风流，然后风吹雨散。那时候的眼镜虽落魄但未落气，是堂吉诃德，家道中落却还有一匹瘦驴、一把木剑和一个听话的管家桑丘，足够支撑他闯荡天涯，他眼镜后面的目光冷冷的：

“谢谢你的好意。两年，我要让眼镜麻辣烫遍布重庆，不，全中国。”

一年多前，眼镜主动向顺英缴械投降了，他的眼镜女朋友跟另一个眼镜男人结婚了。那个眼镜男人也是眼镜的眼镜女朋友的初恋，中学毕业后在街头做棒棒，后来开了一家蛮大的物流公司，开了辆血红的富康。顺英跟眼镜结婚后，还有点存款，心想就在重庆盘个服装店啥的做点小生意过日子。眼镜却不同意，叫顺英再做一年，买个锐志车。他摘了眼镜呵了一口气，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了上去说：

“比死那龟儿子！”

如果不是快过年了的这几个月生意转好，顺英是铁定没法买锐

志车了。这场子里拼的就是个青春，刀刀见血，化了妆穿了衣服在灯光下是不大看得出来，可一脱了衣服，那就啥都瞒不住了。你哄也只能哄一次吧。顺英今年二十六岁了，莫说跟刚满二十岁的阿丽比，就是跟比她小两岁的马艳相比，那也是一双两色。老一岁就少了一岁的本钱，就这样残酷。一次，顺英跟马艳一组去客人房间，顺英高挑些，客人选了顺英，要走了，马艳回过头朝客人笑了一下，客人就撇了顺英选了马艳。顺英跟马艳就此结了梁子，一有空就打嘴巴仗。

可谁知道这生意突然就火了，称得上夜夜爆满，很多的晚上，客人排着队等，姐妹们恨不得一个钟掰开两个钟甚至四个钟来用。客人一多，自然就不会挑肥拣瘦了，顺英就捡了大便宜，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头牌的岁月，每天下了钟躲在宿舍里数钱，数得哗哗地响，然后压在枕头下睡得踏踏实实。第二天上钟前去趟银行，再给眼镜打个电话，告诉他钱存进卡上了，然后一路哼着“路太漫长，凝结成了霜”到酒店，感觉这生活正如了一首歌。

要是以前，马艳拿了“留了钱买房养小白脸”的话刺她，顺英肯定不会轻饶了马艳，但今天不，顺英心情好。十二个小时六个钟，她接了六个客人，真是后脚刚出了那个门，前脚又踏进了这个门，有四个是老主顾，其中又有两个六十多岁的，一个二十挂零的，这钱来得就像捡似的。顺英从缀着玻璃珠子的坤包里掏出了钱，拿到鼻子底下夸张地嗅了嗅：

“有种的你也养一个啊！就不用死赶活赶回老家相亲了。这都什么世道？天天老男人少男人胖男人瘦男人，还要跑回去相亲？”

顺英这话是以牙还牙了，戳到了马艳的痛处。马艳变了色。眼看有一场龙虎斗了，妈咪又赶过来催马艳了，见状，大喝了一声：

“客人在那里等发火了，你们还有心打架？”

马艳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其实，马艳原本有一个算得上幸福的家庭，父母都在县里一个最大的企业上班，父亲是工会干部，一表人才，吹拉弹唱跳舞出黑板报样样会，是出了名的文艺人才。母亲是车间的技术员，也是出了名的美人，过腰的黑辫子，一双眼睛会说话，当然，颊上也有两个笑窝。在厂里举办的一场交谊舞会上，马艳的父亲以优雅娴熟的舞姿轻而易举地俘虏了马艳母亲的心。马艳的外公是个中学校长，半辈子阅人无数，知道马艳的母亲跟马艳的父亲恋爱之后，这世上所有能棒打鸳鸯的招儿他都都用上了，最后只能蹦出这句话：

“要爹还要那小畜生？你拣一样。”

马艳的母亲拣了那小畜生。一时间，马艳父母上了整个厂乃至整个县城的头版头条，年轻人既艳羡他们才子佳人的结合，更佩服他们冲破樊笼的勇气。马艳六岁那年，马艳的父母却悄悄地离婚了，原因是，马艳的父亲把县团委的一个小姑娘的肚子搞大了。从此，马艳母女俩相依为命，也从此，马艳的母亲恨透了天底下所有的男人，她后半辈子的使命似乎就是不让马艳吃男人半点的亏。在母亲近乎残酷的监视里，马艳渐渐长大，出落得娉娉婷婷，既遗传了父亲的能歌善舞，又遗传了母亲的冷艳，初中毕业后，她考上了市里的艺校。读艺校的第二学期，那个县里最大的企业倒闭了，马艳的母亲开了个书报摊艰难度日。突如其来的变故折断了马艳梦想的翅膀，这时，有演出团体来找她了，要她去南方跳舞，薪水不菲。临走前母亲跟马艳谈了一夜的话，总的来说就一句话，不能上男人的当。还提了硬要求，男朋友一定要在本县城找，而且，要倒插门。

远离了母亲，马艳像挣脱了樊笼的小鸟，自由而欢畅。唯一

让她有点措手不及的是，所谓的演出并非原来所承诺的那样纯艺术，是到酒店夜场表演，穿三点式跳钢管舞。马艳死活不同意，但十六七岁的她又怎么是那些老江湖的对手？软硬兼施之下，也就乖乖地上场了。而且，她主动地向母亲撒了谎，是正规演出。

开始一年多，虽然诱惑多多，因为有母亲那么多年的教育兜了底，她守身如玉。但最后，她的玉仍是让一个摇滚歌手以爱情的名义破了。那是一个很有天分的歌手，自己作词作曲，披散一肩如瀑长发，长发的隙缝里是一双忧郁的眼睛。那双眼睛硬硬地穿透了她的灵魂。在爱情的态度上，马艳沿袭了母亲的坚贞和果敢，她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第一次及薪水的绝大部分献给了歌手，她坚信他能成名，能超越梦想。当然，这一切，她都是瞒着母亲的。半年后的一天，马艳才知道，有着一双忧郁眼睛和一具威猛男性生殖器的歌手至少与十个她这样的女孩子保持着同样美好的友谊。那天晚上，她喝了一瓶红酒，1992年的法国波尔维诺。喝完红酒后，她打了一个香港老板的电话，醉意醺然间，她在香港老板的床上找到了报复和堕落的快感。

马艳以A牌的身价顺利地进入了另一个人生轨道，驾轻就熟。唯一有点难做的是，她需要至少每天给母亲打一个电话，编织一个擦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以让母亲相信，她已经离开了那个演出团体，进入了工厂，先是做文员，后又升做了行政助理，再又是惹毛了经理，又到另一个工厂做文员。在惹毛了经理的那个假想事件上，就走与留的问题，马艳跟母亲经过了多达数十次的讨论，她试图说服母亲，经理其实人不错，有房有车，也没结婚，就年纪稍大了点，但母亲断然否决了马艳的想法，要她赶快辞工。大不了回来跟我一起卖报纸，母亲在电话里大声地说。

几年过去了，马艳换了不少场子，在对母亲的说法里，是换了